

勞動移民—久原農園的臺勞境遇

文／鄧淑瑜（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英屬北婆羅洲地圖。

「久原農園」（Kuhara Estate）創立於1916年2月11日，由久原礦業的久原房之助所成立，原址位於北婆羅洲（North Borneo）斗湖（Tawau）（今馬來西亞之沙巴州斗湖）。

早在1915年，南進論者林謙吉即前往北婆羅洲斗湖進行調查後，向尋求礦產資源而南下的久原礦業建議收購北婆羅洲渣打公司經營的橡膠園。該企業除了在日本國內經營礦產事業外，也積極尋求海外新事業的可能性。除了臺灣與華南，他們也前往東南亞地區的婆羅洲調查石油、英屬馬來半島調查礦業，但都無具體成果。久原礦業接受林謙吉的提案，並在隔年1916年成立「久原農園」。1918年，久原農園在北婆羅洲斗湖經營橡膠園約兩千英畝。

久原開拓這片荒蠻的原始森林，必須要有苦力先進行森林砍伐、焚燒等繁重

的工作，農園急需大量的勞動力。1917年8月18日，林謙吉向臺灣總督安東貞美呈文，招募臺灣人到久原農園當苦力。該農園主要的勞動力，來自於中國華南的華工、婆羅洲土著、印尼爪哇人。久原招募臺灣人的最主要動機，是因應華工招募不足的困境，以提供農園急需的人力而採取的臨時性措施。

當時因香港禁止苦力輸出、歐戰輸出大批華工，使得華工申請手續困難，換言之，臺灣人被視為華工的替代品。對於輸入臺灣人到北婆羅洲久原農園充當勞力，是避開香港募集華工的困境，以及不需要與中國簽訂勞力引進契約；而由臺灣總督府出面協助招募臺灣人，亦可節省人力募集的成本。總督府招募勞力前往婆羅洲的消息發布後，當局交由辜顯榮承辦久原農園的人力仲介業務。

第一批苦力來自臺灣中部，1917年5月出發，在臺中公園鹽務支館集合，並接受辜顯榮餞別，每人收到一套卡其色的勞動服裝。辜氏勉勵此次是臺灣本島人首次集體前往海外工作，應遵守會社的規則，服從監督員的指導，並以勤儉為旨，努力成為本島勞動者的模範。之後由南國公司接手募集苦力。招募者極盡所能在報章上正面宣傳勞動移民到斗湖久原農園所享有的福利待遇，比其他華人、馬來人、爪哇苦力來得更好、薪資高，醫療設備完善，並聲稱是適合人居住的南國樂園，也是勞動

累積財富的好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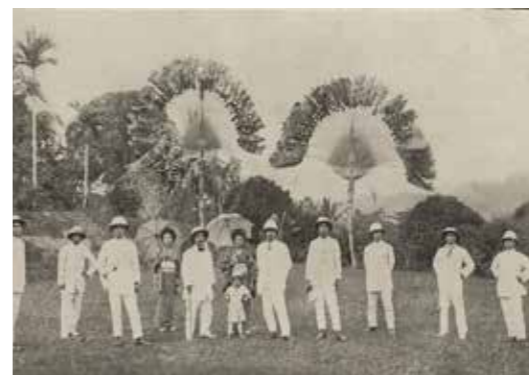
同年，澎湖島因發生大歉收，為解決島民生計，當局宣傳募集勞工前往久原農園，結果招募達153名。這些被招募前往婆羅洲的澎湖島民在出發前，親族都舉行盛大歡送宴，媽宮廟出神轎，到碼頭相聚者聚集如山。

究竟臺灣人是否來到想像中的南國樂園呢？從移民回臺的苦力敘述在當地實際生活遭遇可窺知一二。臺灣移民在久原農園除與來自華南廣東省的勞工有語言不通的問題外，據因身體衰弱而返臺的臺中人魏心指出，每月食費4圓，馬來米每百斤50錢、啤酒每瓶60錢、香菸每10根12錢，魚最便宜，3斤大者才5錢；但生活最折磨的莫過於基本生活條件極差，水土不服，無乾淨水源可飲用，只能依靠雨水來解決，因水質不良，無法入浴，導致患上皮膚病。而其他勞動者則因風紀不佳、勞動怠惰、賭博及吸鴉片等陋習，且公然行之，難以儲蓄。1919年8月，澎湖的苦力陸續回到原鄉，主要原因是農園所支付的薪資甚少，而臺灣苦力過度沉迷菸、賭，大部分勞工都在與農園契約結束後返回臺灣。

以《臺灣新聞》為首的反對聲浪，指責久原農園輸出臺灣勞工失敗主因：第一、該會社內部紛爭不斷；第二、用臺灣人為苦力之事，臺灣人就生活程度、工資相比華南地區的苦力來得好，臺灣苦

力實際獲得收入不如預期，失望之餘藉賭博、鴉片排解身在異鄉的寂寞。另外，這群勞工中也多患上疾病，久原農園送370餘人返臺，成為農園的額外支出，也更凸顯勞力不足的問題日益加劇緊張。在大肆宣傳下，一時成為話題的臺灣人勞力輸出，在各方不斷的負面評價下落幕，似乎不被人所記得；數十年後，連總督府官員也無法正確描述此事情的經過。但，澎湖〈天后宮改築工料捐題碑記〉中顯示仍然有澎湖出身者繼續留在斗湖。

臺灣人在這波勞動力輸出中，無疑是日本殖民下被剝削的角色。殖民者與企業的官商勾結，以誇大及誘導的方式招募苦力，不過是為了以最低成本達到最高的效益。作為苦力的臺灣人是被計算為拓展農園成本的項目之一，農園並沒有把臺灣勞工視為寶貴資產。當臺灣人滿懷欣喜，抱著美好幻想來到所謂的南國樂園時，發現該地其實根本就是一大片原始處女熱帶雨林，殘酷的現實立即戳破美麗的謊言。在這場赤裸的交易中，臺灣勞工成為最大犧牲者，為解決精神上鬱悶，只好透過菸、賭、酒麻醉自己，也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中賠上健康與性命。最後，臺灣移民輸出充當苦力之事在惡評如潮的抗議中落幕。☒



▲斗湖地區苦力住宿的小屋。

▲久原開墾地從業員。（圖片出處／《臺灣農事報》第121號，1916年）